

拉 法 格

文 论 集



拉 法 格

文 论 集

罗 大 冈 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 九 七 九 年 · 北 京

文 论 集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 6 6 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天 津 人 民 出 版 社 印 刷 厂 印 刷

字 数 221,000 开 本 850×1168 毫 米 1/32 印 张 10 插 页 2

1982年 5 月 北 京 第 1 版

1979年 11 月 北 京 第 2 版

1979年 11 月 天 津 第 2 次 印 刷

印 数：9,001—29,000

书 号：10019·1653

定 价：0.95 元

目 次

萨 弗	1
关于婚姻的民间歌谣和礼俗	8
雨果传说	54
舞台上的达尔文主义	109
左拉的《金钱》	118
浪漫主义的根源	165
革命前后的法国语言	211
 译后记	 283
人名索引	296
作品索引	309

萨 弗*

都德这部小说①受到很大的欢迎，几千册一抢而空，同名剧本搬上舞台之后，也场场满座。它曾经受到报上夸奖，引起争论，招致温和的批评。文人们一提起来，便垂涎三尺地数述这部作品给作者赚了多少钱。金钱上的收获，这是现代艺术家和作家所重视和喜爱的资产阶级式的最高荣誉。左拉先生在他的一篇文章中，以作品销售的版数来衡量文学，也就是说以落入作家钱包的二十苏②一枚的钱币数目作为衡量的标准。任何工商业方面的资产者都有这种共同的想法，他们宣布维克多·雨果为古往今来最大的诗人，难道不是因为雨果逝世时拥有五百万法郎的家产吗？

* 本文初次发表于一八八六年一月九日法国《社会主义》杂志，作者不署名。——一九三六年巴黎出版的《拉法格文学评论集》编者（以下简称：原文编者）注。

① 长篇小说《萨弗》发表于一八八四年。我国有译本。萨弗本为古希腊一个女诗人的名字，小说中用作一个巴黎浪漫女性的绰号。这个女人和巴黎的一群浪漫艺术家交往，当雕刻家的模特儿兼情妇。等到她年龄渐老，颜色衰退，就主动地爱上了一个大学生。倒贴他，和他同居，宁肯过比较清苦的日子，幻想爱情能持久，到老有依靠。开初，大学生身受萨弗温柔细腻的照料，在陶醉中度日子。但是到了最后，不仅他本人感到厌倦，他的父母也坚决反对他为了和姘妇厮混，耽误学业，影响前程。于是他就想了种种办法，经过许多周折，好容易才使萨弗从痴情中觉醒过来，知道不可能勉强留住情夫，就主动地离开了他。

② 一个苏等于法国钱币五生丁，二十苏等于一个法郎。

在从前,购书的群众还没有形成的时候,作家们,即使是有天才的,也都是穷措大,依靠王公大人的恩赐过活,但这并不能使他们免于穷死饿死。他们之中,许多人给贵族充当家臣仆役;吃东家的饭,替东家代操文牍之劳,代写情书,代作应酬小诗。贵族养了这批文人,给自己穿上优雅的精神上的服饰;同时养了一群听差仆役,给自己照料肉体上的衣装。

在我们今天,已经有了一批文学的顾主。资产阶级从雅各宾的恐怖^①中刚刚逃出来,就争先恐后地阅读小说;他们对于小说的巨大胃口简直无法满足,每天都有许多两卷和四卷本的新小说在王宫市场^②出售,王宫市场那时的名称是平等宫市场。那时的小说多数是由不倦的女作家孵育出来的;男人们忙于政治、战争和金融方面的投机倒把,忙于盗窃国家财产,没有闲工夫从事写作。小说是再好不过的资产阶级文学形式,可以说这是和资产阶级同时产生,同时发展的一种文学形式。历史事实俱在,不需要我在这儿详述原因。

资产阶级和他们的仆役,看门的女佣人和厨娘等,形成购阅小说的广大群众。我应当加上一句,可是并不强调,那就是在大城市里产生了一批平民的主顾,他们喜欢读那种充满罪行、侦探故事以及富于戏剧性和想入非非的小说。资产阶级鼓励这种呆头呆脑和伤风败俗的文学的发达,因为这可以占据平民的思想,

① 雅各宾派也称为山岳党,是十八世纪末叶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中的激进政党,资产阶级革命势力中的左翼,他们和保守的吉隆特派相反,彻底反对封建。为消灭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雅各宾派执政时曾经进行了严厉的镇压。所谓“雅各宾的恐怖”即指此。

② 王宫市场,巴黎市中心有名的古建筑。修建于一六二九年。这古老的宫殿以两层的大楼围成一个方形的广场。面临广场的楼下长廊上,开设许多商店,形成热闹的市场,同时也是妓女出没的场所。

催它睡眠，使它无暇顾及对于自己真正的阶级利益的研究，就象激进派在政治上故弄玄虚所起的作用一样。都德先生的《萨弗》没有被这一批主顾购读，买这路书的是附庸风雅的资产阶级，他们喜爱描写内心活动的作品，并以此自傲。

都德先生给上述资产阶级烹调了合乎他们胃口的一盘文学美羹；他按照他们的口味和智力献给他们这一部描写内心活动的作品。建筑在不高明地拼凑和粘贴在一起的道听途说的零星材料之上的《萨弗》，很象有脊椎和关节的人体模型，由画家和雕塑家给它们穿上衣服，摆成种种威武的姿势。这本书的见长之处是它的那些穿插式的人物，以及关于资产阶级先生们和他们的外室、姘妇私生活上的轶闻与传言；这些取材于活生生的事实的细节，是用一种纤巧的艺术叙述的，可是在纤巧中有令人回味之处。这本小说满足了要求文人们用富于刺激性的，安排得很好的报道来供人娱乐的资产阶级；他们要求别人不伤害他们的成见，并且恭维他们的本能、情感和情欲。都德先生充分地完成了任何一个资产阶级作家必须完成的这些任务的后半部分。总之，很少有书籍比《萨弗》更为布尔乔亚了。

法国资产者是一个重理性的人，他轻易不让情欲牵着走；一过三十岁，他就结婚了，用他的说法，这是为了有个结束。除非他偶然在三十岁以前碰到一笔优厚的陪嫁金，一桩有利可图的金钱交易，他才肯为老婆而牺牲自己的青春。由于没有和英国的青年资产者一样，立下贞洁的誓愿，也不沉湎于独自的取乐或饮酒，法国青年资产者就和那些拿自己的身体乱搞的少女们取乐。在保尔·特·高克和欧仁·苏的史前时代^①，曾经有这么一种女

① 对于十九世纪法国小说的蓬勃发展的情况说，这两个通俗小说家所代表的阶段仿佛已成为辽远的史前时代了。

工阶级，她们干活勤快，仗针线收入很能维持生活，可是轻佻放浪，耽于游乐，而且多情善感，同时又很勇敢，有什么样的日子过，就过什么样的日子，在圣·都昂的游艇上，在王宫市场吃饭时，在盎必古剧院看戏时，随时找到情人。欢乐愉快，容易满足的女工是死了，埋葬了，被大百货公司、大手工作坊^①无孔不入的剥削，被合法与不合法的卖淫所扼杀了。

今天的青年资产者，为了消磨春情发动到结婚这一段时间，必须花钱了。这使他的父亲、祖父，以及别的多少有血统关系的亲长很不高兴。既然他再找不到出于寻欢作乐而失身的年轻女工，他只好满足于饥寒交迫，并且受父、祖、叔、伯之辈的剥削而卖身糊口的愁苦女子。如果他有较高的趣味，侠义的心肠，他会要求一个不是沿街拉客的女子。可是我们今天的情妇不再满足于糕饼细点；当她勾搭上一个资产阶级的少爷时，她非要不可的是丝绸、皮货和硬木家具。她要花费很多钱，而这使资产者害怕。于是有人组织了匿名的公司，按照时下的种种要求来供养一个女人。这位娇娘星期二接待合股者之一，星期六接待另一人；把下午留给这一人，晚上留给另一人。有时在这种合股家庭里，青年资产者获得比他所希望的更多的东西；正如马都兰·雷尼叶这老家伙所说，如果他拿了鱼来，人们就给他浇上汁儿。

资产者的理想是找一个准保他不染上花柳病的女人，而且要不让他多花费钱，日后他又可以象挤干了汁水的橙子皮似地扔掉她。

都德先生这部作品中的主人公有幸碰到一个具备资产者一切理想条件的女人；他赶快把她纠缠住不放。萨弗，她喜欢头发

^① 这儿尤其指裁缝作坊。

卷曲的男子，就痴情热恋起柯三这个平淡乏味，一无所长的小伙子来。远远不至于让柯三破费钱钞，萨弗反而给他安排了一个安静的家室。她使他不需费时间和钱财去追逐裙带，而获得枕席之间最细腻的乐趣。她还用鬼知道什么办法赚来的一万多法郎借给柯三的叔父，帮他脱离困境^①。正当青年资产者在官场中获得了职位，并且要做某一注殷实的陪嫁金的候选人的时候，萨弗就自动地引身而退，并没有用镪水或手枪来进行威胁^②。

仲马先生——我说的是小仲马，不是大仲马，在他的一篇由于想挽救内容的无聊所以写得特别长的序文中说，要想把社交场中男女之间的真实关系搬上舞台，如果不是完全不可能的话，至少是很困难的，因为怕引起遍身只有耳朵是贞洁的那些夫人们害臊^③。如果为了不触犯仲马先生周围的那些合法的和不合法的娇娘，必须使语气柔和一些，将现实理想化，那么在小说中

① 小说的情节是这样的：柯三的父亲是富有的地主。柯三有一个叔父是寄生在柯三家中的一条懒汉，他到巴黎来时发现了柯三和萨弗姘居的秘密。由于得到了柯三和萨弗的好处，这叔父回家时没有揭穿柯三的秘密，反而替他在家长跟前说好话，因此萨弗很感谢他。有一次，叔父拿了家中一笔巨款到巴黎购物，结果他在酒馆和赌场里把这笔钱花光了，没脸回去见柯三的父亲。为援救叔父，萨弗不惜将自己的身体出卖给一个有钱的老翁。她离开柯三若干天之后，赚了一笔款子回来，给柯三的叔父。

②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情人或姘头之间如果醋海兴波，往往闹出凶杀的惨剧，开枪射击或用镪水泼人，毁伤对方的容颜，是常有的事。拉法格在《浪漫主义的根源》那篇论文中还要提到这种情况。但萨弗是一个“理想”的姘妇，当她知道柯三在外交界找到一个小差事，要去美洲就职时，她明白到了该散伙的时候了。她知道自己年岁渐老，姿色日衰，不能再维系柯三的心，所以决定不跟他去美洲。

③ 指那些假装掩耳不闻不干不净的话，其实自己什么不干不净的事都做过的伪善女人。

也应当照顾资产阶级的感情。都德先生不能以大胆的内心描写者的名义，劈开资产者的脑袋，把他对于情妇的理想，在众人眼前粗鲁地摊开。况且他自己也是很彻底的资产阶级分子，所以不能直率地把这一种也就是他自己的理想展陈出来：他在粉饰。

萨弗，这一个被上层社会的混帐人们腐化了的供人取乐的女人，以爱情上的和别的性质的殷勤献给她的姘夫，只不过为了她觉得乐在其中，她不要求任何代价，连感谢也不要。姘夫柯三，象牛栏里的一头公牛似的，舒舒服服地在那个纸糊的小家庭里饱食养膘，让萨弗殷勤服侍着，他所提供的仅仅是懒洋洋的爱情，而他却在萨弗身边懊悔不能到别处去寻欢作乐。由于错过了一个建立在过分传奇化的基础上，因而只能是丑恶的谎骗的婚姻机会，他还感到失望；他责怪萨弗使他引起了父亲的忿怒，那个可笑到足以制成标本的程度的父亲，他是那样的老古董，那样地不合乎资产阶级的趋向。这真令人难以设想。

可是，正是这种脚色的颠倒获得了资产者的欢心。资产者的灵魂中最高贵的热情之一，就是想用最低的代价来酬谢给他帮忙的人。资产者喜欢利用女人来使自己欢度青春，可是他最害怕和他同居过而被他一有机会就遗弃的那些女人来向他求援。早在分离之前，他就把自己装成殉道者；他对那些不幸而眷恋于他的女人讲，在她们身上取乐对于他是一种牺牲，他象那个阿尔封斯^①一样，应当得到报酬。总之，他预先用猴子的钱币^②打发了那些女人。

① 阿尔封斯是小仲马的剧本《阿尔封斯先生》中的主人公，他成了专门依靠女人过活的男子的典型。

② “猴子的钱币”就是用欺骗和奚落代替应当给人的报酬。

都德先生把他的小说题赠给他的儿子^①，这是任何一个诚实的资产者都同意的。一个我认识的年轻艺术家，彻头彻尾的资产者，对我说：“我希望能得到一个萨弗，趁我还没有到三十岁。”

在上一世纪^②，代·格里厄骑士发疯地热爱曼依·莱斯戈^③；为了跟她走，和她一样地生活，他毫不犹豫地把一切抛在大海里：社会的体统、家庭、前程，而他要求于那个迷人的姑娘的只是她的爱情。贵族阶级的男人还能够忘却个人利益；资产者是自私到这种程度的动物，他甚至不能设想人们可以期待他采取一个和他的利益相反的行动。

① 《萨弗》的扉页上写着这样的题词：“给我的儿子们，当他们到了二十岁的时候。”

② 指十八世纪。

③ 《曼依·莱斯戈》是法国小说家普莱服神甫(1697—1763)的小说，我国已有译本。代·格里厄是小说的主人公，他热恋一个美貌然而轻佻无行的女子，愿意为她而抛弃一切。

关于婚姻的民间歌谣和礼俗*

一八六六年加斯东·巴里斯先生说过这样的话：

民歌爱好者仍然是难得碰到的与众不同的人，大家以微笑对待这种人的不大被理解的热情。

可是，如同苹果树上开花似地产生在人民口头的歌谣，即使没有别的价值，也有很高的历史价值。通过民歌，我们可以重新发现史传上很少提到的无名群众的风俗、思想和情感。

粗俚不文的民间诗歌，随兴所至，不拘格律，不受句读或断句^①的牵绊，常以半谐音^②代替韵脚，如果一下子碰不到谐音，干脆就不要。这种出处不明，全凭口传的诗歌，乃是人民灵魂的忠实、率真和自发的表现形式；是人民的知己朋友，人民向它倾吐悲欢苦乐的情怀；也是人民的科学、宗教和天文知识的备忘

* 本文初次发表于一八八六年的《新杂志》，第315—346页。作者用笔名费古斯。——原文编者注

① 法语诗句以一个母音为一个音级，若干音级合为一顿，名为“句读”(césure)。例如十二音级的古典诗句(又名“亚历山大体”)，句读一定落在第六音级上，念到那儿作短促的停顿；这样，诗句就被切成对等的两段，称为两个“断句”(hémistiche)。

② 用只有母音相合的字，例如 sombre 与 tondre(om 与 on 同音，可以协韵；bre 与 dre 不协韵)，勉强押韵，名为“半谐音”或“双声”(assonance)。

录。正如特·拉·维勒马该先生所说：

这是人民的各种信仰、家庭与民族历史的储存处。

有一个现代希腊的年轻说唱艺人这样回答甫里埃尔先生说：

我既不识字，也不会写，要想不忘记这个故事，只好把它编成了歌子。

口头诗歌是没有文化的各族人民所知道和所采用的唯一方法，目的在于保存他们的日常经验，保存给他们以深刻印象的事件的记忆。并且，为了将上述种种深深地铭刻在记忆中，他们用身体的有节奏的动作和舞蹈来陪伴诗歌。在未开化的各族人民中，诗歌、音乐和舞蹈并不是彼此分离的；它如此密切地结合在一起，以致保加利亚的一个歌唱家对陶松先生肯定说：

舞蹈是使保加利亚诗歌完美化的训练班。

如果大家对于歌剧和传奇中词句的毫无意义感到诧异，与此相反，在歌谣中，在农民和工匠们伴舞的歌曲中，我们所能碰到的那样生龙活虎，那样细微详尽，并且叙述得那样有力和有诗意的故事，却使人感到惊奇。

口头文学不是个人的作品，而是集体的作品，这一点我必须强调。

不论谁信口编唱的一支歌，被成千上万信口编歌的人随意修改。谁也没有在这支歌上签名盖章，可是大家全参加了意见。真正的作者是唱这支歌的人民，一边唱一边陆续加以修改，使它更忠实地适合于人民的思想。

民歌之所以能口头传授，世代相承，保留至今，只是因为它表达了把它从遗忘中挽救出来的那些人的情感、热望、成见、迷信和思想。

现唱现编是粗犷豪壮之辈共有的一种习惯；每逢丧葬，婚嫁，以及农业、手工业和宗教的节日，乃至漫长的冬夜，挑灯闲话，总之只要他们聚首之处，即席口占的人就会遇到同好，一齐歌唱当天的大事，每人提供一段。这伙人中间的公认的诗人，一般往往是个乞丐，一个裁缝或木匠，领导并帮助大家唱，同时由他来修改歌词。如果歌子讨人喜欢，第二天全村跟着唱，第三天开始传遍全国。无名群众是《伊利亚特》，《尼伯龙根》，《罗曼赛罗》，《卡列瓦拉》以及作为人类精神的光荣和人类精神之花的各种伟大史诗的创作者。

民歌主要是地方性的。题材可以从国外输入，但是只有在题材和采用者的气质和习惯相适合时，它才会被接受、被利用。一首歌谣，并不象我们衣服的时行式样一般，使人非接受不可。在相隔最远、区别最大的民族之间，发现有类似的歌谣、传说和礼俗。为了解释这种类似性，有些学者认为那些歌谣、传说和礼俗是从近处逐渐传到远处，或者因为它属于几个民族在分离以前所共同携带的精神行囊。我想可以提出另外一个解释。欧洲石器时代的野蛮人，正和澳洲或别处的石器时代野蛮人一样，用同样的方式，凿成他们的石刀石斧，以及别的工具。我们不能认为他们上过同一个训练班，学会了同一套凿石手法；也不能认为他们互通声气；而是工作的原料——打火石，迫使他们采取那样的处理方式。北方或南方的人，亚里安人种或黑种人，当他们被同样的现象所激动时，他们曾经用类似的歌唱、传说和礼俗，来表达所见的现象。我们将要在世界各民族有关婚姻的歌谣和礼

俗中看到的雷同情况，并不证明它们是从近处传到远处的，但是却说明了一个也是很重要的事实：世界各民族都经历过大同小异的进化阶段。

民间诗歌是自发的，天真的。人民只是在受激情的直接的和立时的打动之下才歌唱，他们并不依靠任何巧饰；相反，他们追求确切地表现感受到的印象。因此格林兄弟可以肯定说，在民歌中他们没有能发现一句谎话；维克多·雨果可以宣称，在《伊利亚特》中没有一个虚假的形象。由于这种真实性和确切性，民歌获得了任何个人作品所不可能具有的历史的价值。

在各族人民中，婚姻曾经产生了为数甚多的民歌，同时也形成了希奇的礼俗；博古的学者搜集了这些材料，而历史学家却很少利用这些材料来追叙往昔人民的社会风俗。在这篇论文中，我将用这些材料^①来回溯父权家庭的起源。

二

各种宗教，各国政府，都以敬意和隆重的仪式来尊重婚姻；哲学家、教士和政治家把婚姻看作家庭的基础，看作保证妇女的地位和对妇女的保护和重视的一种制度。而在这种若干世纪以来绵延不断的庄严隆重的演奏会上，民歌却发出不谐和的噪音。

在我们的乡村里，过去举行一次婚礼是一个欢乐热闹的机会。若干里方圆之内，亲戚朋友成群结队而来，不相干的外人和素昧平生的人，只要去道喜，就一同坐席。乡下人，这长于计算，寡于言谈，刻苦耐劳的生物，一办喜事就好象改变了平日的习

① 拉法格在本文开始时曾加注解，列举参考书十余种。我们把这一篇书单附在本文后面（53页）。

性，憋了多少年好容易痛快一下，就拚命地大吃大喝，大玩大乐起来。接连若干天，唱歌、吃喝、逗乐、跳舞，闹得天翻地覆。可是，由于任何宗教仪式都必须有牺牲^①，在婚礼中，扮演牺牲角色的恰好是新娘。大家唱的传统之歌也好，给她当场现编的歌也好，都和众人的欢乐形成奇怪的对比。

在贝里^②地方的乡村里，新娘的女伴们一边把她领到教堂里去，一边唱：

噫唷！可怜的大姑娘，
瞧她心里多忧伤：
娘家是个精光穷，
婆家是个穷精光。

民歌致力于破灭正在开花的那些幸福的幻想：

她办喜事那一天，
天气晴朗分外妍；
满身她戴白玫瑰，
这是苦修的玫瑰；
一条缎带分三色，
那是痛苦的缎带。

——上布列塔尼^③

我结婚的那一天，
啊！是我一生最美的日子！
永别了，乐趣；永别了，快活。

① 指祭品。

② 贝里，法国古行省，现划分为歇尔，安德尔等省，在法国中部。

③ 布列塔尼，法国东北部半岛的总称。

我要穿上黑色的丧服，
我苦修时候的装束。
戴上我的黑帽子，
缠上痛苦的带子。

——比加地①

波瓦都②的姑娘们用这支忧郁和讽刺的歌，向“新婚的娘子
和大家伙”致敬：

永别了，操心的事，
永别了，美好的自由！
永别了，做闺女的日子，
永别了，那可爱的岁月。
永别了，谈情说爱，
永别了，山盟海誓。

您不再去参加舞会，
新婚的娘子，
你在大伙儿跟前，
将要摆起严肃的面孔；
我们去跳舞的时候，
你要留下看家。

这里有一束鲜花，
请你收起来。

① 比加地，法国古行省，在法国东北部。

② 波瓦都，法国古行省，在法国中部（偏西）。